佛陀的聖行與聖藝

曾興平
中國文化學院

大乘佛教的思想，影響東方文化達二千五百多年，佛教的藝術，也籠罩着整個亞洲，這些話並沒有絲毫的誇張。印度的阿善塔，巴哈，高棉的吳哥窟，中國的雲岡，敦煌等佛教藝術的形成，其艱鉅與偉大的工程，不是一神工鬼斧」所能形容其萬一，幾般人所用「乎可以說是「巧奪造化」了。

「君子貴其所難」吾人觀佛教藝術又何止一難字，眞是千百萬個難上加難，這些世界第一流的千古不朽藝術，不知化去了多少的時間、人力與金錢，但這都不是我們所要讚美的，我們所欽佩的是他們的精神。這些巨匠，幾乎是把自己一輩子整個生命的投入，整個生命的虔誠奉獻，一代接一代，印度的阿善塔經過七百年的製作時間，中國的雲岡與敦煌則在千年以上。這是有憑有據的。如印度的阿善塔，是從西元第一世紀至七世紀。雲岡、龍門，敦煌的開鑿與建造，從初期的漢代，到清末的發現及修建（西元前一四〇～西元一九〇三年），

實際上亦有一座像卽用去百年工夫者，這在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是很容易領會到其眞實性的。

佛教藝術是從佛經中演變而成的，佛經則是依佛陀所言而編纂成的。印度人缺乏歷史觀念，印度史上很少記載佛陀時代的佛教藝術品：這一方面當然是年湮代遠，許多遺蹟多已湮滅。據曉雲法師說；印度因氣候的關係，除了石刻藝術品不受影響外，其他的文物都不易保存。這可以由印度的藝術史上，幾乎沒有紙或絹絲等藝術品的留傳下而可得到證明。印度的石刻之所以冠於全球，其理由也就在於此。

另一方面是佛教遺藝術遺跡多遭受到破壞，以致保存下來的遺跡不多。由於印度教的復興，回教的統治，佛教徒既受着種種無情的嚴重打擊，佛教的遺物自也更不待說了。現今依印度記載的史料來看，印度所倖存的佛教傳統藝術的建築物僅剩下三十餘座，目前臺北縣的寺廟就不止五十座了，其被破壞程度可想而知。據史料所載，印度每一個朝代之交替與征伐或內憂外患，佛寺往往是破壞之對象，因佛寺是金銀財寶集中的地方。

由上述兩點，我們深引以爲憾事的，就是無法看到佛陀時代的藝術作品，自更談不到它的特徵。但從佛經的記載裏，可以略窺其大概。

祇園精舍之建立　這是當時波斯匿王祇陀太子的遊憩的園地，當時給孤獨長者敬仰佛陀的偉大而發心建造奉獻給佛陀與跟從他的教團的。當初的傳說是祇陀太子出賣此園林的條件是要長者拿黃金鋪滿整個地面。由此推想用那樣多的金錢建一個精舍，其道場之宏偉是可想而知的。西元五世紀初中國名僧法顯到此地時，曾讚此地的莊嚴宏偉，但僅隔百年後，卽西元七世紀時，中國名僧玄奘到達此地時，卽說已經荒廢了。這很可能是婆羅門教復興與外族的入侵的種種災變所造成的。

佛陀的誕生地　藍毘尼園林：按佛陀出生的三十二朕兆，這是一片很美的自然風景區，佛陀當時以太子的身分出生於此，該有紀念性藝術作品的產生。佛陀成道後，舉國的崇拜，更使我們相信有藝品的產生。但歷史上只有說明阿育王時代在此地建立石柱作紀念之藝術品，未見佛陀時

代之作品。據考古學家，曾發現有此遺跡，只以阿育王所建之物爲代表，相信當有佛陀時代所建之物，但大部都已經毀滅了，因此我們也只能推想了。玄奘西域記載有已毀之事，今事隔二千餘年，考古之事，自更不易得正確之年代了。

尼蓮禪祠　這是佛陀修道之地。這裏苦行林，在佛陀未來到以前就有，惟苦行之處，必有其苦行之條件，以磨礪其意志，當有各種造形之設備，或取材於自然之素材。佛陀到達此地，可能使此地受了某種改變，修道場的改變也可能受佛陀成道因緣而有所設計與改變。佛陀在此河受人供養之事；佛經上曾有記載，在藝術上之所以常常會表現到這一點，乃是在意謂着，佛陀已幾乎知道自己會成正等正覺，自覺在智慧上是會高人一等。佛陀以他本人的立場，他可自了了之，但佛陀却在最平凡之塵世行道，自己受苦，以解脫衆生之苦，俗語常說：「上山容易下山難」這是意謂一個人要增進智慧很容易，但有了高等智慧再去傳授給不會的人之心願並不容易。尼連禪河的啓示在此，最重要是說明佛本身是人，他也和其他的人一樣要吃，要保養自己的身體。佛陀絕對反對以絕食來求道——以絕食苦行求道，道未成而身先已死，那就失去了學道求道的本意。

菩提迦耶　此地距離王舍城不遠，是佛陀成就正等正覺的金剛道場。佛陀在此地悟出一切衆生要解脫世間上的生、老、病、死之痛苦，惟有修習菩提、涅槃的無上正道，斷除所知、煩惱、見、思種種惑障，其助道的三十七菩提分中的八種正道，是人人易修易行的。佛陀的八正道即一、了解世間出世間實相的「正見」。二、分別這實相的「正思維」。三、不妄語惡口兩舌的「正語」。四、不殺生偷盜邪行的「正業」。五、過着合理的經濟生活的「正命」。六、努力精勤的修習正道的「正精進」。七、正心誠意使精神集中的「正念」。八、精聚思索修養的深行的「正定」。這正道的提出，構成了佛教對人生的實踐、修持之準則。佛陀的「無常法則」，「無我法則」，「緣起法則」，「認識論法則」，「中道第一義諦」，「解脫法門」等思想本質，都是從此地金剛座道場對於宇宙人生的體用

性相所體悟證驗的眞理，而構成的思想系統。見明星而悟則是一種象徵此系統之完美。

此地於當時卽有佛跡，宗教色彩較濃，現存佛跡之藝術造形，則大部是日後所見，據歷史所記，此一道場尙存，其旁建有一莊嚴寺廟，是印度名勝之一。

鹿野苑　位處恒河與婆羅奈河之間的地方，也是佛經所常提到的地方；是佛陀開始第一次傳教生活的地方。據佛經所述：佛陀接受供養後，他的弟子不滿佛陀的作爲而離開了，這五位弟子當時就在這裏修行，卽憍陳如，阿捨婆瞥，摩訶跋提，摩爾俱利，十力迦葉。原先這五位弟子對佛陀的態度是很不友善的，但見到佛陀那種威嚴圓滿的行儀，被攝住了，卽刻叩頭頂禮。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會發現到一種現象，卽所謂「請而說」「不請而說」，「請而不說」。這三者中，吾認爲以「不請而說」是最高貴的，因他人不知當然不會有所請，佛陀到鹿野苑的情形卽是處於「不請而說」之立場，何爲如是？還不是爲了化度衆生。這也說明了所謂修行不可執着趨於極端，執一端則永遠不能獲得正覺。這一點深深影響到後世修行之要領，也突破了當時婆羅門教出家之法的最具體根據。

佛陀在此地向憍陳如等五人說四聖諦法門，由於五位弟子的皈依佛陀，佛教中的三寶—佛、法、僧，便於弟子們悟道後而告成立了。以後的教團生活均依此廣布天下，亦是阿含經內容之一。

鹿野苑的佛跡尙存一部份，可以看出、聯想得到後世對佛教推展所建造之情形。惟已破壞之石，現在不知去向，像其他佛跡一樣，更無可考。因爲印度除了依石刻來研究其藝術外，其他什麼也沒有了。

尼拘陀林　現今尼泊爾加得滿都一帶，比丘尼之制便是在此地所創，這乃是佛陀之姨母—摩訶波闍提夫人率五百女衆三度發願皈依佛門之地。在此時以前，佛教沒有比丘尼，因當時認爲女衆不宜出家，然而佛陀既說衆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男女同具佛性，男人既可爲住持佛法，傳播眞理，而決心捨棄一切世間所有，乃至於室家之樂，女子何爲不能獻身佛法？所以比丘尼制度的產生，是順理合情的。這是佛教的一種創舉，婆羅門教經沒有女

性出家的。毫無疑問的，女性出家，在當時曾給了外道們製造破壞法門的藉口，佛陀亦自覺女性出家將使佛法消滅提早五百年。但是佛陀爲着男女平等觀而願意承擔此種命運，因此佛陀答應女衆出家之制後曾因而流淚。阿難等也是促成此因緣者，但站在佛教藝術的立場而言，女性的出家，帶給了佛教藝術更豐富更完美的色彩，如音樂的合唱團一樣，講成一更生動的歌曲。現今所看到的佛教藝術中，有許多是以女性爲代表，這反而使佛教在世間垂傳更長久的最大原因。因女性代表母性，母愛精神的偉大，使佛教在世間上更顯得親切感。中國的觀音菩薩的塑像刻像和畫圖都是藝術上最完美之寫照，而觀世音的像便是用女性來象徵其大慈大悲的。現今中國的人心中，「家家觀世音」一語，可說是一件很具體的大慈大悲之表象。

王舍城　梵名曷羅閣姓利呬城，在中印度摩伽陀國，爲當時頻毘娑羅王之城。此城有五山環圍其間，其中有一山曰靈鷲山，佛經云「佛陀在王舍城靈鷲山的竹林精舍爲諸弟子說法」如般若經、法華經、無量壽經均有類似的記載。此地的佛陀的遺蹟很多，是現在印度佛教傳播中心。佛陀當時所講述的修行法門以及宇宙人生的眞理，後來大乘經典的結集，其思想大部分淵源於此。

中國的高僧—法顯與玄奘均曾到過此地。他們都曾記載當時此地佛教興隆之盛況。

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的北魏菩薩

雙樹林　佛陀講涅槃經之處。佛陀示寂時，是移居此地的，其所設之床，頭在北面，面向西方。此一典故，頗令人思索其用意何在。因頭向北是指着中國，面向西是指西方的極樂國土，現今的佛教傳播現象不就是如此嗎？

佛陀進入涅槃境界時，阿難就在此地提出未來正法久住的問題。現在經上所記的「如是我聞」之語，便是此時佛陀爲使將來之經典如何叫人起信而設的。

有關雙樹林之藝術題材，幾乎所有佛教國均有，且大部份都造得很偉大，如錫蘭第二故都——波羅那魯瓦城的臥佛與阿難，便是以一巨大之花崗石中刻成的。阿難立於佛陀頭端，面表哀狀，佛陀是吉祥而臥。阿難高有二十二尺，佛身有百餘尺。是錫蘭佛教勝地之一。

泰國曼谷的玉佛寺之南，有臥佛，像長一百餘尺，高二十尺。雕刻得相當精美。其風格與錫蘭不同，曼谷的裝飾性較强而且已融入各種地方色彩之精華。中國的敦煌，雲岡等地亦有。

在繪畫上敦煌表現得最好，有關佛陀圓寂的現象及人物描寫，敦煌的表現是很精美莊嚴的。

其他　僧團人數的增加，精舍的增建是很自然的事。佛陀說教四十九年，講經三百餘會，遊遍整個北印，所謂：「有佛教徒之地就有佛教藝術」。因時間與年代和地點的關係，許多小地方一般書上均少記載，現所記有的有「那摩提犍尼精舍」「鹿母講堂」「秀閣講堂」「瞿師多講堂」等，佛教中的制定戒律就是在「秀閣講堂」開始的。

當然「戒」是維繫日後僧團與出家的清淨法規。佛教的戒，提昇了人類之智慧。出家人從事藝術表現，則更昇華了藝術之本質與境界，也促成了印度藝術超於造形的藝術活動。此種「超越性」之表現，在中國有很高度之突出與成績，也促使印度與中國人民之民族思想與生活更嚴肅化與藝術化。

另一方面佛陀的弟子如十大弟子，常在經上與藝術上被記載着與描畫着，我國敦煌的經和變文所描寫的，就包括很多弟子之行儀。其所表現的涵義不外是象徵十大弟子的思想，而用不同的技巧來襯托而已，如：

㈠**舍利弗**、表智慧，年紀最大，首座弟子、是正念者。

㈡**目犍連**、表神通，大孝大悲救難者。

㈢**富樓那**、表說法，敎化衆生，正法宣揚者。

㈣**須菩提**、表解空，頓悟空觀者。

㈤**迦旃延**、表論議、破疑惑者。

㈥**大迦葉**、表頭陀、苦行具足者。

㈦**阿那律**、表天眼、心觀萬象者。

㈧**優波離**、表持戒、悟戒者。

㈨**阿難陀**、表多聞、聽而不忘者。

㈩**羅睺羅**、表密行、最小沙彌、禪定悟空者。

這十位弟子，每一位都有他們的故事，他們的威儀，使佛敎的思想顯得更完美，更實在，另外還有表現：「法臘」「美言」「解脫」「禪定」「美音」「信心」「幸運」「無病」「敎誨尼衆」「姓貴」「獅子吼」「無想」「精進」「所得」「得解」「詩才」「交際」「記憶」「敎比丘」等有名之比丘及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總而言之，任何事情的產生，不論是思想的產生，信仰的發生，以佛敎的立場來說都不是偶然的。一位偉人的產生不是孤獨之作風所能產生出來的。正如高山之所以高，乃是有着其他的小山。佛敎之所以能產生，歸因於佛陀的思想，弟子的成就，衆生的奉行或婆羅門敎的對立。此一大因緣，說起來也很微妙。像一分散的家人，不知何時，自然的會合在一起一樣。這種現象在現代的社會中，有些人不信其存在，有些則堅信不移。

現在，我們當然看不到佛陀的眞身，正如所有的佛敎藝術、經、律、論的產生，這些大部份是從佛陀圓寂後產生的，其中不也就有沒看過佛陀的眞身的合這表明只要有佛心，我們就能在世界上各種角落，用各種方法，就各種階層不同的背景、環境等來宣揚佛法。

排在眼前的事實：印度、中國、東南亞、中亞細亞，佛敎藝術的成就，足以使我們堅信佛陀的崇高偉大，也足以使我們深信佛法對世界文化的貢獻，不論它是屬大乘思想，或小乘思想，都能使人們對佛陀有一深刻的領受。我自己與家人，朋友之所以終成爲佛敎徒，也就基於此。